

“当代  案奇闻”系列

★ 王炳辉 著

情人与股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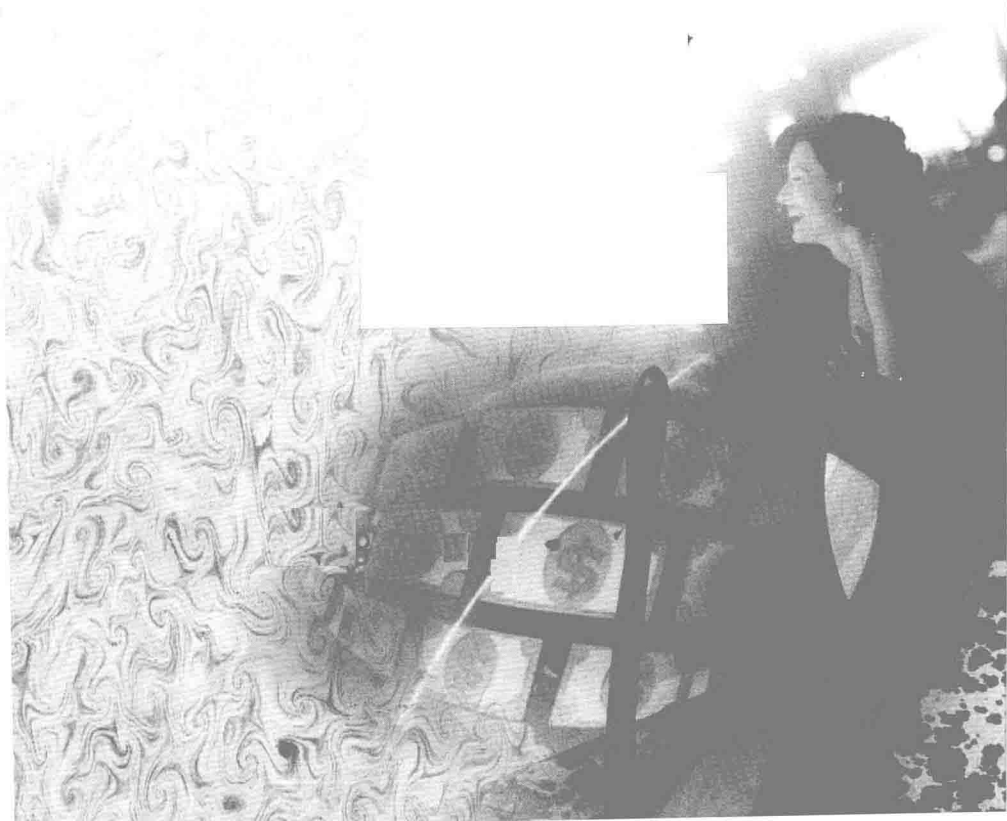


鹭江出版社
LUJIANG PUBLISHING HOUSE

“当代奇案奇闻”系列

情人与股票

王炳辉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人与股票 / 王炳辉著. — 厦门: 鹭江出版社, 2001. 9
(当代奇案奇闻系列)

ISBN 7-80610-981-1

I. 情... II. 王...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7542 号

“当代奇案奇闻”系列

情人与股票

王炳辉 著

*

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

(厦门市湖明路 22 号 邮编: 361004)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邮编: 350011)

开本 850×1168 1/32 8.625 印张 2 插页 195 千字

2001 年 9 月第 1 版

200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10-981-1

I·194 定价: 15.50 元

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前 言

猎奇之书，自古以来就有很多，从魏晋南北朝的志怪小说、轶事小说到唐代传奇，从宋代的话本到明代的三言二拍，这些传世之作无一不是紧扣一个“奇”字而获得了大量的读者。但是，这类作品绝大多数是文人们采集民间传说经过艺术加工而成的，其中没有多少真实性；而我们今天捧给读者的这套书却包含了一个个真实的警世故事，让人感到真切而好看，既不哗众取宠又能使人难以掩卷，回味无穷。

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得到的是完全不同的感受；同样一件事，不同的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去写，产生的是截然不同的效果。我为什么要说这件事呢？因为鹭江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当代奇案奇闻”系列即将与读者见面，我读了其中的大部分作品，多有启发。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奇而荒诞，便成垃圾；奇而美丽，便成精品。如果说搜奇猎异是人的自然天性，那么筛选聚美则应是人的社会责任。“当代奇案奇闻”系列的各位作者和鹭江出版社的编辑们，做的就是这后一项工作。不用说，它有利于整个社会的文明建设；从小的方面讲，它对于读者个人品性的完善肯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关于这些，我相信读者在读过“当代奇案奇闻”系列之后一定会有所受益的，这就无须在此赘言了。

不管我们的愿望如何，我们的社会、我们的身边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一些事情。好事、坏事、奇事、怪事，而且这些事情都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风气和人们的思想。好的，净化社会风气；坏的，污染受众心灵。但是，作为文明的社会，无论对于好事还是坏事，都要进行理性的传播，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锦上添花，腐朽化神奇。而要做到这一切，靠谁？靠社会中的人，从事文化工作的人。作为社会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则肩负着更重的责任。

比如说一个恶性案件，如果你只是去展示它的罪恶，那当然只会使人毛骨悚然；可你要是去剖析其内在原因，则肯定可以让人从中得到诸多有益的启迪。再比如说一件市井轶事，如果你仅仅只是去猎其荒唐，则肯定乌烟瘴气；可你要是去挖掘其深刻的社会根源，则肯定可以为人们找到根治这个病症的方剂，提供某些参考……有良知的文化人的责任是什么？就是要从好事中提炼出精华，用以靓丽社会；从恶事中找出教训，用以警醒人生。而这，“当代奇案奇闻”系列的作者和编者，已经为我们做出了榜样。

撰写这些奇案奇闻警世故事的作家大多是从事报刊出版工作的新闻记者，他们经常奔走在社会第一线，采撷人世间的奇案奇闻和荡气回肠的情感故事，他们在其作品中严厉地抨击作恶者和腐败者，歌颂人间的真情真爱，以及善良美好的人和事。我相信，这套丛书问世后，读者一定会很多。我更相信，读过这套丛书的人一定会获益匪浅！

虬川子

2001年3月于武汉

目 录

1

情人与股票.....	(1)
偷渡客的死亡之旅.....	(32)
刑警队长巧破奇案三则.....	(45)
奇特的敲诈案.....	(68)
漳州侦破特大拐卖强奸妇女案....	(79)
十万火急,假钞400万即将入境....	(100)
闽台港之间的绑架案.....	(115)
仙洞山女冤魂申冤记.....	(124)
缉捕104国道盗窃团伙纪实.....	(135)
饮料中的刀影与血光.....	(146)
渔岛擒色魔.....	(159)

目 录

风雨夜,金行珠宝被盗	(168)
锡兰王子后裔在泉州揭秘	(179)
“文化沙漠”里的打工妹	(189)
为了婚前的诺言	(202)
祸起尼姑庵	(218)
为了爱,痴情女恳求警察囚丈夫	(231)
出国女学子遭遇欧洲骗子	(242)
甘苦岁月,那一份难忘的真情	(251)
后记	(269)

情人与股票

案发前的那天中午，天气非常的热，整个南昌市都被太阳炙烤得就像铁片放在炉里炼了一通拉出来似的。可是，南昌公安局凤岐分局刑警大队大队长林杰却带着他手下的几名刑警队员埋伏在离市区几十公里处那个小山坡的灌木丛中一动不动。据确切的消息，那个强奸杀人的家伙今天要回南昌，而他回南昌又必由这条小路经过，于是林杰他们就在此“恭候”多时了。

“都说重庆、武汉、南京是三大火炉，怎么连我们的南昌也成火炉了？”吴小明咕哝道，“这老天爷也在和我们作对，看来这警察真不是人当的！”

“那你就改行吧，警察还怕没人当？如今上大学填公安大专院校志愿的人特多。”女刑警杨芳揶揄道。

“哼，他们是没尝过这味道，还以为戴着大盖帽走在街上挺神气的，要是让他跟咱在这蹲上两小时试试，保证回去改志愿。”吴小明边抹汗边发牢骚。

“别做声！”林杰一拍吴小明的肩，“快看，那边。”

也许是上天也被他们的“蹲坑”精神所感动，那个犯罪嫌疑人终于出现了。吴小明和几个队友顿时来了精神，个个像猛虎一样扑了过去……

等到把犯罪嫌疑人抓住后，吴小明一边抹汗一边说：“真过



瘾，还是当警察有劲。”

可是第二天上午，吴小明一到办公室就闹着要林杰让他去轻松轻松，他说：“大队长，您就行行好吧，今天是星期天，我好久没和我儿子上公园了，你可不能破坏我们父子感情。”

同事们大笑：“好你个吴小明，女朋友还住在丈母娘家里，哪又跑出个儿子来了，我们要不要找你女朋友问问去。”

林杰不禁一笑，这帮小鬼头，一有空闲就爱打闹，不过办起案子还挺卖力的，这次他们也确实太辛苦了，为了抓住这个强奸杀人的家伙，他们都有半个多月没休息了。

林杰想想就说：“吴小明你最近咋变得这么油嘴，真该让你女朋友调教调教你才好。这样吧，今天你们大家都去休息，审讯的事就由我和预审科的同志……”

林杰话没说完，电话铃就急促地响起来，他赶紧抓起话筒。

放下电话之后，林杰严肃地看着大伙，大声道：“信江小区18幢801号房内发现凶杀案，你们和我马上赶赴现场。”

“是。”刑警们异口同声。

此刻，刑警大队办公室墙上电子日历钟显示的时间是：7月29日上午9点45分，星期日。

一走近信江小区18幢，还没来到801号房，就听到一位老太太肝肠欲断的哀哭声。她就是死者的母亲，也是报案者。

死者女性，她呈大字型仰面倒客厅里，从死者挎包中的工作证上看出，她名叫周琴，今年23岁，在本市融资银行信贷部当会计，虽然由于死前的剧痛和挣扎，使她的脸部有些扭曲，但还可以看出她生前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很明显，导致她的死就是插在她前胸的一把短匕首。尸体看去还完好未腐，但流在地上

的血已经凝固。以这么热的天气推算，死者被害时间不会超过48小时。

刑警们和法医开始忙碌了，他们的头上都冒着点点汗珠。这房子的确热，林杰这才注意到这套房子所有的门窗都关闭着。

正在现场勘查的吴小明抹抹脸上的汗，看到了厅里的立柜式大功率空调，不禁有些好笑地说：“都说活人不会让尿憋死，我认为说得不对，当然，这是对于我们这些蠢货说的！这不，放着大空调不用，偏要汗流浹背地干。”说着，他拿起放在茶几上的空调遥控器，想把空调打开，可是按了几下，空调毫无反应，他又过去按了一通空调上的按钮，也无反应，于是他又检查了一下空调的插头，并没有发现问题。吴小明搔搔头，想想又去按了一下电灯开关，这才发现没有电。

“这种天气住宅没电怎么受得了，咋回事，星期天住宅区一般都不停电的？”他很不甘心，来到房门外查看电表盒，这才发现闸门是关着的。“嗨，要不是我发现跳闸，那……看来得先给我记上一功！”打开空调后享受到冷气滋味的吴小明得意洋洋地说，不想却遭到林杰的一个白眼。

是的，人家老太太正在伤心地哭，我还嚷嚷？吴小明伸伸舌头，不再做声了。

卧室内到处都很乱，凡橱柜箱屉等等可以藏东西的地方都被别人翻得一塌糊涂，虽然想像不出这里有多少值钱的东西，但给人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被洗劫一空了，屋里只有一些桌椅床柜等大件物品和扔得满地的纸张。一切迹象表明，这是一宗入室抢劫杀人案。

“必须认真寻找作案者遗留的一切蛛丝马迹。”林杰下了死命令，上次一个案子就是因为现场勘查稍微马虎了点，害得大家绕

了许多弯路。

不久，刑侦技术人员已经提取了好几个非死者本人的指纹和脚印。

林杰费了好大劲才让那位哭得有点歇斯底里的老母亲说出了还算能让人听得明白的话：

“……前天是星期五，小琴她每个星期五晚上都会乘公共汽车回郊区家里的，第二天就是双休日了嘛，我和老伴都盼着她早点回家去，可前天晚上她没回家。虽说单位一年前就分了房子给她，可她还是每个星期五晚上都回家的，如果她要出差什么的，就会早早打电话告诉我的。前天她没回去我就感到有些奇怪，打电话又没人接，我们以为她和朋友出去玩了。可星期六一天还没回来，甚至连个电话都不打，我们就更奇怪了，我担心她会不会是生病了，病得连电话都没法接；可我老伴说我太多心了，说孩子大了就不可能都像小时候那么听话，也许和男朋友出去玩得高兴把回家的事给忘了。可我就是不放心，今天上午我就过来看看。我有她这房子的钥匙，就开门进来了……谁知道……谁知道我的小琴……呜，呜……你们一定要找到那凶手替我小琴报仇呀！呜……”

“你知道屋里丢了些什么吗？”

“我……让我想想……哦，我没发现丢了什么，我也弄不清小琴有些什么……事到如今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的小琴人都死了，东西没了也不在乎了……”

林杰又问：“老太太，您女儿有没有什么仇人？”

“仇人？让我想想……哦，没有，真的没有，我的小琴脾气好，对人和气，人家也对她好，谁会想到她会被人害死呢，呜……”老人又控制不住了。

“您最后见到您的女儿是什么时候?”

“嗯? 哦……就是星期一的早上, 我家到这有 10 多公里, 那天早上她 7 点不到就走了, 她说晚了上班要迟到的。对了, 小琴她以前每星期都要回家两趟的, 可今年春节过后不久她说因为离家这么远, 跑来跑去太累, 所以就只每个星期五回家一趟了。”

“请问, 这个星期周琴有没有打过电话回家?”

“没, 一般没什么事她是不往家里打电话的。”

“7·29”专案组已经成立, 林杰是组长, 吴小明和杨芳等几名刑警是专案组成员。

从会议室的烟雾中可以看出, 这个案情分析会已经开了好一阵了。

吴小明看了看同事们, 见大家都不做声了, 便把头转向林杰, 说: “死者是个漂亮女子, 根据法医的检查, 她的处女膜虽系陈旧性破损, 但死前并无性交迹象, 这就很可能不会是情杀了; 如果是仇杀, 那么一般来说就不会在她的房内翻箱倒柜找钱物的; 大队长, 依我看, 这肯定是一宗恶性盗窃杀人案! 按这个思路侦查, 一定没错。”

林杰的目光虽然一直凝视着吴小明, 但头脑里却在回忆着现场勘查时的每一个细节。

吴小明以为大队长是在注意听他说话, 不禁有些兴奋, 他站了起来说: “我看案情应该是这样的: 两天前, 也就是上周五的晚上, 一个早已踩好点的惯偷来到信江小区, 按照惯例, 他以为这个很富有的 18 幢 801 房女主人已经回到父母家里去了, 由于 801 房是这幢楼的顶层, 对面 802 房又没住人, 小偷就大胆地用万能钥匙开锁进去。不料, 女主人居然在家, 而且一见到小偷就

要喊人了，小偷急了，一不做二不休，便掏出早就携带在身的匕首杀了周琴，然后翻箱倒柜把值钱的好带的东西都偷走。”

吴小明见大家都看着他，越发说得自信：“我敢肯定，现场发现的指纹就是凶手的，也就是说那些指纹就是小偷的指纹。”

林杰终于开了口：“吴小明说的是有一定道理。不过，有一件事你忽略了，那就是现场一些翻动过的地方留了指纹，但作为凶器的匕首柄上为什么却没有任何指纹呢？”女刑警杨芳从桌上拿起了那把凶器，仔细看了看它的柄和刃，说：“这是一把做工很独特的匕首，柄上嵌的这个少林寺和尚正在舞棍子，棍子头部伸到了匕首刃尖上。这让我看着似乎有点眼熟。可惜它的鞘没找着，否则很可能会让我回忆起来在哪见过。”

“我很有同感。明天你去街上转转，看看哪个店卖过它。”林杰肯定了杨芳的看法，他接着说，“另外，刚才法医根据尸体表层的腐变程度初步鉴定说死者死亡时间在7月27日中午1点至晚上7点左右，如果按这一时间推算，吴小明刚才所说的盗窃杀人过程可以算得上是一种合理推断，因为现场确实丢失了钱物。但是，就是这个时间也不能排除其他的杀人动机。不知道大家看到一个细节没有，那就是被害人卧室内被翻箱倒柜得有些夸张，比方说那两把做工很精致的藤椅，明明一目了然可以看清其中不可能藏钱什么的，却被翻倒在地，有几个柜门和抽屉被拉开了，却没有翻动。凶手既然是冲着钱财而来，为什么却去细细翻动死者的账本和记事本，而且还把账本中撕去了好几页？更重要的是，死者的钱包和首饰盒上都留下了他人的指纹，但在那些同样翻动过的账本和记事本上却没有指纹，甚至上面连死者本人的指纹都没了。对于这点，不知你们有何看法？”

听到这里，吴小明吃了一惊，他真没想到自己的大队长勘查

现场会对事物观察得如此入微！他刚才的得意劲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心中骤然升起了对林杰的许多敬意。

次日，杨芳拿着那把匕首跑了好几个卖刀具的商店，那些营业员见她是警察，连连摇头说他们没卖过这种货。

杨芳从那些营业员的神态中发现他们对她出示的匕首有种敬而远之的心理，这才猛然想起不久前市公安局曾经贴出过收缴管制刀具的布告。于是她在后来进那些店门时，首先就要向该店的老板说明这种柄上嵌了装饰物的短匕首是工艺品，算不得是公安的管制刀具之类的话，然后才敢说明来意。这样，她得到的回答就多得多了。可是，一些卖刀具的店均说没卖过装饰得如此精致的匕首，建议她到工艺品商店去看看。杨芳这才恍然大悟，赶紧到工艺品商店去找。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有个工艺品商店的老板听了她的询问后把她手里的匕首拿去看了又看，然后摘下老花眼镜对杨芳说他们店里去年曾卖过这种匕首，而且还告诉杨芳说这种匕首的鞘上还嵌了五环图形，与刀柄配合起来整个装饰是中西结合式的，并说是一个什么单位需要作纪念品而向他订购的货。由于这东西装饰太高档，价格昂贵，所以就没有零售它。杨芳听了，很兴奋地问他是什么单位向他买的。老板想了想摇摇头说我人老了，记不起来了。

看来想从凶器上面寻找凶手无疑是水中捞月了。

杨芳回到刑警大队部时，吴小明他们也回来了。

吴小明是和一位女刑警一道去融资银行信贷部了解情况的。周琴的好多女同事听说周琴死了，眼圈都红了，都围着吴小明二人说你们一定要抓住那千刀万剐的凶手，对这么好的女孩居然也狠心下得了手，真是十个恶不赦的坏蛋。吴小明急忙说你们别激



动，既然这样大家就更应该尽力为我们提供破案的线索。

这时有人说，我说怎么了，这几天她干嘛整天没来上班。吴小明便问周琴是从什么时候没来银行上班的。那些人有的说是上个星期三就没来了，有的说只是从上个星期四才没来的。这种争论直到银行信贷部主任匆匆忙忙地跑来才止住。

信贷部主任姓文名明，是个二十七八岁模样斯文的男子，他见到吴小明两人一身警服，便连声说：“对不起，来迟了，最近银行里太多事需要忙的。”随后他肯定地告诉吴小明，周琴是上个星期四上午才没来上班的，当时周琴还向他这个主任请了假，说是身体不舒服，想去母亲家休息两天，并且还向文明交待了一下工作上的事。

“她当时的情绪怎么样？”吴小明问。

“情绪？”文明想了想说，“周琴电话里的声音是比较低沉的，我问她身体到底怎么了，她说女孩子的身体就这样，没多大的事，也许下个星期就好了。我听她这样说也就不好多问了，只好说了声多保重就放了电话。”

吴小明想这也是的，女孩子身体不舒服男同事怎好多问呢，不过也不能排除身体之外的事，便问：“周琴工作上有没有什么不称心的事，比如说账目上出了问题什么的？”

文明想了想，轻轻摇了摇头：“就目前来说，似乎还没发现这方面的情况。不过，现在银行正在核查账目，真正的情况如何，必须等核查的结果出来。”

“什么时候能把账目核查清楚？”吴小明补了一句。

“快了，就这两三天吧。到时有无问题我再向你们报告吧。”

“真是太感谢你了！”

正当吴小明向林杰汇报到银行调查的情况时，死者周琴那年

近花甲的父亲来到了刑警大队，这位可怜的父亲看去就像大病了一场，看来男人悲伤起来比女人更可怕。据刑警们说，他来过曾去技术科看女儿的尸体，一句话也没说，只是用那深陷而又充满哀恸的眼神看着在场的警察，那目光中传递出来的神情是不言而喻的。

他对刑警们说出了这样一件事：

“去年，我家小琴曾经带过一位身材高大长相英俊的男青年回家，那男青年一见到我们就伯父伯母地叫，还自我介绍说他叫宋中明，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市建筑设计院工作，还说他正和小琴交朋友，问我们同意不。我和她妈见他人很正派，心里很高兴，很替小琴能找到这么一位男朋友而高兴，自然是投赞成票的。这之后宋中明便经常和小琴一起在双休日回家来。可后来——也就是今年3月吧，我到市区来办事，偶然发现小琴在一家大商店里和一个年近40岁的中年男子在一起，小琴对他有点过分的亲昵；但那男子却有点躲闪他人的目光的样子，完全没有宋中明和我女儿在一起那么大方。于是我就起了疑，便跟过去想细看一下那男人到底是咋样的一个人。没想到他却加快脚步和我女儿走出了大门，上了一辆很豪华的轿车走了。由于她妈有心脏病，我回家后又不敢说，后来小琴回家我背着她妈问她那个中年男人是谁，她与他什么关系。小琴先是吃了一惊，还问我是不是跟踪了她，后来又支支吾吾地说那是她单位的领导，要我千万别多心。然而我的担心却没错，这之后宋中明只来过我家一次，以后就再也没来了。我问小琴是什么原因，她说她与宋中明合不来，是她主动要和他吹的。我听后联想起那天在商店里见到的那个中年男人，气得一个巴掌打在小琴的脸上。小琴就那么哭着跑了，后来她每星期就只肯回一次家了……”



林杰听得心里一亮，说：“照您这么说来，是周琴甩了宋中明。那么……对了，您后来可弄清楚了那个中年男人是谁？”

周琴的父亲摇了摇头。

林杰和吴小明来到市建筑设计院时，看到宋中明都怔了一下，在他们想像中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应是一副儒生模样，可这宋中明足有一米八的个头，那副结实的身板完全可以去扮演侠客。建筑设计院的院长还很自豪地告诉他们，宋中明还在去年市体委举办的武术比赛中得到过全市散打第四名呢。

听说周琴已死的消息，宋中明先是一愣，接着他的眼圈便红了，他抹了一下眼睛，看了看别的地方才抬起了头说：“真不好意思，我这人别看块头大，却很脆弱。真没想到她会死了。说实在的，当时周琴要和我分手，我心里还真恨她，现在一听她死的消息，却想哭，你们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林杰说：“的确，如今像你这么重感情的还真不多见。看得出来，当初你与周琴是爱得很深的，既然这样，你俩又为什么要分手呢？”

宋中明叹了口气，顿了顿，才说：“那是三个月前的一天下午，都快要下班了，周琴突然来我单位找我，她是从来不到我单位来的，我感到有点奇怪，但又很高兴。周琴说我们出去走走，我自然就跟她一起出来了。谁知刚走到河边柳树底下，她就提出要和我分手。我莫名其妙，忙问原因。她说她不适合我。我不同意这个理由，后来她给我逼问得没办法了，只好告诉我她已经另有男朋友了。我当时非常气愤，我觉得自己被骗了，真想一拳打过去。后来想想，既然她已变心，强扭的瓜是不甜的，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又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然而没想到的是，一直到今